

<<过于喧嚣的孤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过于喧嚣的孤独>>

13位ISBN编号：9787530211571

10位ISBN编号：7530211579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时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捷克) 赫拉巴尔

字数：100000

译者：杨乐云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过于喧嚣的孤独>>

###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最重要的代表作，酝酿二十年，三易其稿。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为它而活着，并为写它推迟了我的死亡”。

小说诗意地叙述了一个在废纸回收站工作三十五年的打包工汉嘉，他把珍贵的图书从废纸堆中捡出来，藏在家里，抱在胸口。

他狂饮啤酒，“嚼糖果似的嚼着”那些“美丽的词句”。

这是一个忧伤的故事，爱情的忧伤，文化的忧伤。

汉嘉最终将自己打进了废纸包，他乘着那些书籍飞升天堂。

## <<过于喧嚣的孤独>>

### 作者简介

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1914~1997），这位法学博士为自己设计的一生是这样的：大学毕业后服兵役，做推销员、仓库管理员、炼钢工、废纸回收站打包工、舞台布景工……四十九岁时第一部作品才得以出版，而此后获得国内、国际奖项有三十多个。

他的作品多数被改编为话剧和电影。

与小说《严密监视的列车》同名的电影于1966年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根据另一部小说《售屋广告：我已不愿居住的房子》改编的电影《失翼灵雀》获1990年柏林影展最佳影片金熊奖。

1997年2月3日，这位原本即将病愈出院的作家从医院五楼窗口坠落身亡。

## &lt;&lt;过于喧嚣的孤独&gt;&gt;

## 章节摘录

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love story。

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三十五年中我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辞典——在此期间我用压力机处理掉的这类辞典无疑已有三吨重，我成了一只盛满活水和死水的坛子，稍微侧一侧，许多蛮不错的想法便会流淌出来。

我的学识是在无意中获得的，实际上我很难分辨哪些思想属于我本人，来自我自己的大脑，哪些来自书本，因此三十五年来我同自己、同周围的世界相处和谐，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嚼糖果似的嚼着，品烈酒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渗透到我的大脑和心灵，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冲击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

每一个月，我平均用压力机处理两吨重的书籍，为了找到足够的力量来从事这项神圣的劳动，三十五年中我喝下的啤酒就是灌满一个五十米长的游泳池、一大片圣诞鲤鱼的养鱼塘也绰绰有馀了。

我在无意中有了学问，现在我确知我的大脑是一堆被压力机挤压得严严实实的思想，一大包观念，我掉光了头发的脑袋是灰姑娘的核桃。

我相信在那样的时代，当一切思想都只记载在人的脑海中时必定格外美好，那时倘若有人要把书籍送进压力机，他就只得放人人的脑袋，然而即使这样也无济于事，因为真实的思想来自外界，犹如容器里的面条，人只是随身携带着它而已。

因此全世界的柯尼阿什们焚书是白费力气，如果书上记载的言之有理，那么焚烧的时候便只会听到书在窃笑，因为一本地道的好书总是指着别处而溜之大吉。

我买过一个计算器，能加减乘除，还能开方，一个不比小皮夹大多少的小玩意儿。

我曾壮着胆子用改锥撬开它的后盖，不胜惊异地发现，里面除了邮票般大、十张书页那么厚的一个小方块之外，便只有空气了，满载着数学变化的空气。

当我的目光落在一本有价值的书上，当我一行行阅读这些印刷的文字时，这书留下的也惟有非物质的思想而已，这些思想扑扇着翅膀在空中飞，在空中滑翔，赖空气生存，回归于空气，因为归根结底一切都是空气，正像教堂里的圣餐，既是基督的血又不是。

三十五年来我处理废纸和书籍，而我生活在一个已有十五代人能读会写的国土上，居住在过去曾经是王国的地方，在这里，人们过去和现在都有一种习惯，一种执著：耐心地把一些思想和形象压进自己的头脑，这给他们带来难以描述的欢乐，也带来更多的痛苦，我生活在这样的人民中间，他们为了一包挤压严实的思想甘愿献出生命。

现在这一切都在我的身上重演，三十五年来我按动这台机器的红色和绿色电钮，三十五年来我喝着一杯又一杯的啤酒，不是为了买醉，我憎恶醉鬼，我喝酒是为了活跃思维，使我能更好地深入到一本书的心脏中去，因为我读书既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消磨时光，更不是为了催眠。

我，一个生活在已有十五代人能读会写的国土上的人，我喝酒是为了让读到的书永远使我难以入眠，使我得了颤抖症，因为我同黑格尔的观点是一致的：高贵的人不一定是贵族，罪犯不一定是凶手。

如果我会写作，我要写一本论及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大不幸的书。

通过阅读，我从书本中认识到天道不仁慈，一个有头脑的人因而也不仁慈，并非他不想仁慈，而是这样做违背常情。

珍贵的书籍经过我的手在我的压力机中毁灭，我无力阻挡这源源不断、滚滚而来的巨流。

我只不过是一个软心肠的屠夫而已。

书教会了我领略破坏的乐趣，我喜欢滂沱大雨，喜欢爆破队，我常常一站几个小时，观看爆破专家们怎样像给巨型轮胎打气似的以一个协调的动作把一排排屋宇、一条条街道炸毁，那起爆的时刻总使我百看不厌，所有的砖头、石板、梁木统统被举了起来，房屋随即像件衣裳似的静静地坍塌，犹如远洋轮船在锅炉爆炸之后迅速沉入海底。

我站在铺天盖地的尘埃中，倾听着爆炸的乐曲，心里想着我在深深的地下室里的工作，那里有一台压力机，我在它的旁边，在几盏电灯的照明下工作了三十五年，我听得见上面院子里来往行人的脚步声，地下室的天花板上开了一个洞，形形色色的东西有如天上撒下的丰饶角从这个洞口落下来，一只只

## &lt;&lt;过于喧嚣的孤独&gt;&gt;

大袋、一个个木箱或纸箱搬到洞口，倾倒下来的物品中有花店买来现已枯萎的花枝、批发店的包装纸、旧节目单和废车票、裹冰棍和冰淇淋的纸、溅着绘画颜料的废纸、屠宰场送来大批湿漉漉血污斑斑的包肉纸、照相馆切削下来的扎手的尖角儿、办公室字纸篓的废纸和打字机色带、庆贺生日和命名日的花束，有时倒下来的报纸中卷着一块铺路的大鹅卵石，这是为了过磅时增添一点分量。

此外还有误扔的刀剪、锤子和起钉器、肉店的砍肉刀和残留着咖啡渣的杯子，不时还有枯萎了的婚礼上的花束以及葬礼上的色彩鲜艳的纸花圈。

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把这些东西压碎，打成包，每周三次有卡车开来把包运走，送到火车站，由火车运往造纸厂，在那里工人们剪断捆包的铁丝，把我的劳动果实倒入碱和酸的溶液中，其强度足以溶化那些总是割破我手指的刮脸刀。

然而，正如流经工厂区的浑浊河水中偶尔会有美丽的小鱼闪现一样，在这废纸的长河中不时也会有珍贵书籍的书脊放出夺目的光彩，我的眼睛被它耀得发花，我朝别处望了片刻，然后才迅速把它捞出来，先在围裙上抹抹，翻开书页闻闻它的香味，这才像读荷马预言似的读了第一句，它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的视线。

之后我把它收藏在一只小箱子里，同我发现的其他珍贵书籍放在一起，小箱子里铺了许多圣像画，是不知什么人连同一些祈祷书误扔进地下室的。

后来，这成了我的弥撒，我的宗教仪式，这些书我不仅每一本都仔细阅读，而且读过之后还在我打的每个包里放进一册，因为每个包我都要给它装饰打扮一番，必须让它带着我的个性，我的花押。

要让每个包都具有特色可是件煞费脑筋的事情，为此我每天在地下室得多干两个小时，提早一个钟点上班，有时连星期六也得赔上，把永远堆积如山的废纸送进机器，打包。

上月，有人送来三千六百公斤绘画大师的复制品，扔进地下室，六百公斤浸透了水的伦勃朗、哈尔斯、莫奈、克里木特、塞尚，以及欧洲其他绘画巨匠的作品，我于是在每个包的四周裹上一幅名画的复制品。

到了傍晚，当这些包整齐地堆放在升降梯旁边等待运走时，它们身上裹着的美丽画幅使我怎么也看不够。

瞧，这张《夜巡》，这幅萨斯基亚像，这幅《草地上的早餐》，这张《缢死者之家》，这张《格尔尼卡》。

另外，在这个世界上，惟有我知道每一包的中心还藏着一本名著，这个包里是翻开的《浮士德》，那个包里是《唐·卡洛斯》，这儿裹在臭烘烘的纸张中、封皮染有血污的是《许佩里翁》，那儿，装在旧水泥袋里的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因而，这个世界上惟有我知道，哪个包里躺着——犹如躺在坟墓里——歌德、席勒，哪个包里躺着荷尔德林，哪个包里是尼采。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既是艺术家又是观众，为此我每天都搞得疲惫不堪，身上擦破了皮，划了口子，累得要休克。

为了缓解和减轻一些这巨大的体力消耗，我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上胡森斯基酒店打啤酒的时候，一路上我有足够的时间琢磨、幻想下一个包该是什么样。

我灌下那么多的啤酒，为的是更清晰地看到前景，因为我在每一个包里藏了一件珍贵的遗物，一口没有盖的儿童小棺材，撒满了枯萎的花朵、碎锡纸角、天使的头发，我给书籍铺了一张舒适的小床，它们像我一样莫名其妙地来到了这间地下室。

因此，我干活老是完不成任务，院子里的废纸堆得山一般高，都到天棚了，从洞口倒进我地下室的废纸也堆积如山，同院子里的那座山连接了起来。

因此主任有时用铁钩扒开洞口，脸气得通红朝我叫嚷：汉嘉，你在哪儿？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那么两眼死盯在书上啦，你得干活！

院子里都动不了窝啦，可你还在下面做糊涂梦，干蠢事，玩方块儿！

我缩着身子躲在纸山脚下，犹如亚当缩着身子躲在灌木丛里。

我手里攥着一本书，睁大惊恐的眼睛望着另外一个世界，不是我刚才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因为我只要一捧起书，我就完全进入了书中的天地，对此我自己也感到惊讶，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我确实是在梦境中，在一个美丽的世界，在真理的中心。

## &lt;&lt;过于喧嚣的孤独&gt;&gt;

每天有十次我会猛然惊醒，奇怪自己怎么这样走神儿。

下了班我也是心神不属，掉了魂似的走回家去，一路上默不作声，深深地沉浸在冥思浮想之中。我穿过街道，绕过电车汽车，走在书的云雾中，这些书是我当天发现的，我把它们放在皮包里带回家，我梦游人似的在绿灯下过了马路，下意识地，却也没有撞在电线杆或行人身上，我只是迈动两条腿走着，身上泛出一股啤酒和污垢的臭味，但我脸上含笑，因为皮包里装着我晚间要读的书，期望着它们将会告诉我迄今我尚不了解的有关我自己的一些事情。

我在喧闹的街道上走着，从没有闯红灯，我善于在无知觉的下意识里，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在下意识的鼓舞中行走。

我一天里打出的包——在我心中轻轻地、静静地隐没，而我确实实实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打成的包。在我心里有一盏小小的羯摩灯，瓦斯冷却器中的小火苗，一盏永恒的小油灯，每天我把思想的油注入这盏灯，是我劳动时不由自主地从书籍中，就是我装在皮包里带回家去的书籍中读到的思想。

因此，我走回家去有如一座燃烧的房子，有如燃烧的马厩，生命之光从火焰中升起，火焰又从木头的死亡中产生，含有敌意的悲痛藏在灰烬的下面。

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再过五年我将退休，到时候这台机器将随我一起退休，我不会撂下它的，我积攒了钱，为这台机器另立了一个存折，我将和机器一同退休，因为我将买下它，把它带回家，安装在舅舅的花园里，放在树丛中。

惟有到那时候，在花园里，我才每天只打一个包，但它将比现在的大好几倍，宛如一尊雕像，一个庞然大物，我将把我年轻时所有的幻想，我掌握的一切知识，三十五年来我从工作中和通过工作学到的一切统统放进包里，因此惟有退休之后，我才在心中有所触动、在灵感到来的时候干活，每天只打一个包，用我家里现有的超过三吨重的书籍。

这个包将不会让我为它感到羞愧，它将是事前经过充分想象、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着手制作的。

不仅如此，我将把书本和废纸整齐地排列在机槽里，在进行这项美的创造时，在按动电钮之前，我将撒下五彩纸屑和金属小圆片儿，每天制作一个包，一年后在花园里举办展览会，展览期间每一位参观者都将获准亲自制作一个包，但必须在我的监督下进行。

当绿色电钮按下，压板在他面前推动并以无比巨大的力量把装饰着书籍和鲜花的废纸，以及他带来的各种废物压碾、挤紧时，敏感的旁观者就会有一种自己在这机器里被压碾的感觉。

此刻我已坐在家里，天快黑了，我坐在小凳子上，脑袋垂得越来越低，最后滴着口水的嘴巴触到了膝盖。

我总是这样坐着打瞌睡，有时我用这种索涅特曲木椅的姿势睡到午夜，当我一觉睡醒抬起头来时，裤腿上的膝盖部位已被我的口水弄湿了一大块，因为我身体蜷缩着，蜷作一团，犹如冬天的猫，犹如摇椅上一根弯曲的木头。

因为我有幸孤身独处，虽然我从来并不孤独，我只是独自一人而已，独自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因为我有点儿狂妄，是无限和永恒中的狂妄分子，而无限和永恒也许就喜欢我这样的人。

P3-10

## &lt;&lt;过于喧嚣的孤独&gt;&gt;

## 后记

《过于喧嚣的孤独》是赫拉巴尔这位捷克当代著名作家的一部代表作，也可以说是他的许多优秀作品中思考最深、花的心血最多的一部佳作。

赫拉巴尔年轻时从事过十多种不同的职业，有四年(1954—1958)是在布拉格的一个废纸回收站当打包工。

《过于喧嚣的孤独》这部中篇小说，就是通过一个在废纸回收站的老打包工汉嘉的通篇独白，讲述了他在这里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故事和所思所想。

据赫拉巴尔自己说，这个选题自他一九五四年到废纸回收站工作以后，在他脑海里酝酿了二十年之久，废纸回收站四年生活的感受如此之深，使他一直没有放弃这个题材，而是不断地对它加以补充，进行反复深沉的思考，直到主人公汉嘉与他自己融为一体。

这部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他的一部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

《过于喧嚣的孤独》的成稿过程也并不一般，他推倒重来一共写过三稿。

第一稿作者自称“是一部阿波利奈尔式的诗稿”，因为他“把整个故事看成仅仅是抒情的了”。

第二稿改成了散文，用的是布拉格口语，可他觉得缺少嘲讽味，即我们在文中感受到的黑色幽默。

他认为，书中主人公，一个通过阅读废纸回收站里的旧书而无意中成为的文化人，用口语来做他的独自不适合，于是又改用作者所说的“一丝不苟的严谨语言，捷克书面语”写出了第三稿。

这一稿犹如一部忧伤的叙事曲，他满意地说：“直到现在这个故事才是动人的。

”他自己被感动得几乎流泪。

小说完稿的时间是一九七六年，可当时无法问世，只能放在抽屉里，一九八七年作家瓦楚利克用自行刊发的形式将它出版，让它与读者见面。

这样一部佳作，直到一九八九年底才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

赫拉巴尔大学毕业后曾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但他没有按部就班地沿着这条人生道路走下去，而是重新建构了他自己的生活，在各式各样甚至像高温的钢铁厂、肮脏不堪的废纸回收站的地下室这样艰苦环境下当一个普通劳动者。

他说：“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生活。

观察人们的生活，参与无论哪样的生活，不惜任何代价。

因此，从事随便哪种职业在我都无所谓。

我心里想，既然别人能在冶炼厂生活，我为什么不能？

与此同时，从这些职业流进我心田的千百种意象和感受，使我的幻想恣意驰骋。

”理所当然，赫拉巴尔深刻、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由此引发的“恣意驰骋”的幻想，在他的笔下便凝聚成了他独特的艺术表现风格和手法。

赫拉巴尔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是一些普通人，是他自己与之等同并称之为“时代垃圾堆上”的人。

这些人的处境往往很悲惨，可是他们透过“灵感的钻石孔眼”看到的美景却使他们沉迷得如痴似醉。

幻景与现实形成的强烈反差正是赫拉巴尔小说的魅力所在。

《过于喧嚣的孤独》中废纸回收站的老打包工汉嘉也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

他孑然一身，没有妻儿，没有亲友，终日在肮脏、潮湿、充塞着霉烂味的地窖子里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

他浑身脏臭，当他偶尔拿着啤酒罐走出地窖子去打啤酒时，他那副尊容会使啤酒店的女服务员背过身去：手上染着血污，额头粘着拍打死的绿头苍蝇，袖管里会跳出一只老鼠。

就是这样的生活，他年复一年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

他没有哀叹命运的不济、社会的不公，却把这份苦差事看成他的love story，把阴暗潮湿的地下室看做“天堂”。

他说三十五年来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使他无意中获得了知识，他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全书”，他的脑袋“成了一只盛满活水和死水的坛子，稍微倾斜一下，许多蛮不错的想法便会流淌出来”。

他满怀深情，有时也不乏自嘲地回忆自己那已经逝去的岁月，讲述他的“爱情故事”，诉说他对视如

## <<过于喧嚣的孤独>>

珍宝、圣物的书籍的青睐。

他细致入微地描绘读书的乐趣，以及从废纸堆中救出珍贵图书给他带来的喜悦。

他沉痛地倾诉目睹人类文明的精华、世界文化巨人的著作横遭摧残时心头感到的撕肝裂肺般的痛惜与愤懑。

由于这一切都出自一个普通老打包工之口，读来格外扣人心弦。

《过于喧嚣的孤独》或许是这位作家最后一部传世之作。

他自己对这部作品曾经说过如下语重心长的一段话：“我之所以活着，就为了写这本书”，“我为《过于喧嚣的孤独》而活着，并为它而推迟了我的死亡”。

可以说，赫拉巴尔确实将他深沉的思考，无限的爱，他的全部忧郁和惆怅都放进了这部作品里。

赫拉巴尔的晚年过得并不幸福。

他没有儿女，妻子去世后他生活孤单。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克政体改变之后，舆论界对他偶有微词，不公正的指责刺伤着他敏感的心。

一九九六年底，他因患关节炎、脊背痛住进医院。

次年二月三日，正当他即将病愈出院时，人们发现他突然从病房的五层楼窗口坠落身亡。

这一悲剧是出于自杀，还是由于探身窗外喂鸽子时的不慎失误，无人说得清。

它将永远是个谜。

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在悼念、惋惜之余，不免要把这个谜与他笔下经常出现的人物联系起来加以猜测，感到它多少带有些“中魔”（巴比代尔）的色彩。

杨乐云 二〇〇二年于北京

## <<过于喧嚣的孤独>>

### 编辑推荐

《过于喧嚣的孤独》是赫拉巴尔这位捷克当代著名作家的一部代表作，也可以说是他的许多优秀作品中思考最深、花的心血最多的一部佳作。

小说通过一个在废纸回收站的老打包工汉嘉的通篇独白，讲述了他在这里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故事和所思所想。

<<过于喧嚣的孤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